

鲁引弓 著

职场 纸牌屋



我的纸牌屋 你的深感触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职场 纸牌屋



鲁引弓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职场纸牌屋 / 鲁引弓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39-4267-0

I. ①职…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7685 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职场纸牌屋

鲁引弓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4 千字
印张 8.5
插页 4
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67-0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 楔子 001
- 这牌局仿佛蕴含无数交锋，但又好像毫无冲突。什么都是对的，哪一场纷争都有它的逻辑……
- 一 大家庭的酒宴 003
- 即使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即使是吃饭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经意间都能体现出拘谨者与进取者的差异。
- 二 变身记 011
- 当一个人介意起自己在一间办公室里的处境、得失时，她会变得越来越不服气，她就有可能从“旁逸梅枝”变成职场先锋“杜拉拉”。
- 三 人治的逻辑 022
- 在单位里，总是先对人才能对事。人好说了，事情也就好办了。否则事再对，人有想法，啥事也做不了。
- 四 隐秘利益链 028
- 各人的利益需求从不同的方向指向它们所面对的第一个平台——钟雷，而钟雷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手下人因为对他有所求而产生的协作力。

- 五 拎包和对劈 036
钟雷投来的热度，我真的把它化成了动力。但没想到，他人的不爽，突然迎面而至，他们在背后送给我一个绰号——“小拎包”。
- 六 女上司杀手 045
与女上司不仅要交流业务，更需要隔三岔五地找她谈谈心情。她不仅需要分管你的工作，还需要分享你的情绪。
- 七 小资领导与美女书友 055
职业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有时会模糊，有些人甚至还喜欢将两者融为一体，仿佛不如此，就对彼此缺乏把握，就不是“自己人”。
- 八 为什么新官上任爱踩人 064
人当了官之后很容易变成小心眼，因为明白自己没有绝对优势，但心里又不认，所以喜欢动不动就当众贬低别人。
- 九 匿名信 079
一个人如果总想着向上面索取爽的感觉，总想着向头儿讨一口气回来，那多半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之战。
- 十 假想敌 093
一个头儿热爱虚构假想敌，是不是为了在不断的打压和摆平中，震慑住更多的下属？

- 十一 乌纱帽是男性必需品 102
这书架林立资料室，虽然安宁，但对我来说，不解决问题。迟钝者是不是都像我这样，只有在边缘化的角落里才能悟出点乌纱帽的必要性？
- 十二 突围 111
你越想待在底线上，就越可能会失去底线；你越不往上去，就没有退路。
- 十三 拍马屁，就要先爱上他 121
石峰说，要想头儿为你使力气，就得拿出谈恋爱的劲，动真格的，否则他凭什么为你豁出去？但是，和丁宁相比，“恋爱说”的段位还是太低。
- 十四 小鞋飞舞 133
我发现，我干得越好，就越容易招来猜忌——丁宁他们担心被“越级”，害怕蛋糕被分薄；祝响亮则担心下属没有我出彩，显得他原先教导无方。
- 十五 事故 152
祝响亮建议对我俩从重从严处理，不仅让我们担了所有责任，而且还显示出对下属严格要求的高姿态。我对名医丁凤林说：碰到了小人。

- 十六 领导是拔气门芯的人 165
“打气”和“拔气门芯”之间的交替，旨在形成“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这也可能是办公室管理哲学直奔的目标。
- 十七 夫人外交 180
张美丽的“夫人外交”通过拓展另一个空间，打通了情感交流的通道，用全家的谦卑制造了别样的亲密。
- 十八 《妻妾成群》男男版 193
单位史就像一部通俗的情感演义。要想几方都不得罪，就只能得罪自己。即使这样，效果也是短暂的，因为各方势力每天、每个细节都需要你有一个答案。
- 十九 竞聘 201
我和石峰定下了竞聘演讲的基调：一要有趣，二要有感情，三要有点搞笑，四要开头够炫……少说正事，多说情绪。大格局可以失真，小细节一定要真实。
- 二十 郁闷连绵 224
石峰建议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就改变自己吧。向那个难缠的主表个态，最好带点礼物去，不管他收不收，但起码态度有了。

二十一 桃色丑闻 236

他们说：跟人是不能随便跟的，因为就算你控制得了你自己的命，也控制不了人家的命。但不跟呢，也是不行的。所以说，跟人或站队都是要有天赋的。

二十二 每个人都是体制里的可怜虫 247

丁宁的妈妈在办公室里痛哭，她觉得自己的儿子生前一定过得很苦。林娜要走了，我心里涌上强烈的不舍，突然对她轻语：我能跟去吗？

楔子

这牌局仿佛蕴含无数交锋，但又好像毫无冲突。什么都对，哪一场纷争都有它的逻辑……

我坐在丁宁的病床边，看着他已无声息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主任级“项目监管主任”聘书悄悄放进了他的衣袋。

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部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我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抛接纸牌，平庸寻常，循环往复。有时我在不爽，有时我在接招，有时我在偷乐，有时我在发力。是非含糊，荣辱暧昧。从这个角度看，我所置身的场景，我演绎的悲哀是对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算计和快乐也有它的道理，我的无措和惶恐更是合乎情理。这牌局仿佛蕴含无数交锋，但又好像毫无冲突，什么都是对的，哪一场纷争都有它的逻辑，哪一阵东风压倒西风都是因果，哪一阵西风断送东风都是必需。这牌局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打着打着就不开心了。

我经常想起丁宁。眼前浮现出和他相处的一幕幕情景：

他捂着胃部去人力资源部报名竞聘“项目监管主任”后，回到办公室，从我桌上拿了一块饼干，一边吃一边问：你这次报名吗？干吗不去？

他和我一起坐在公司食堂里，他用筷子轻敲着饭碗，恍若敲打着我的脑袋，说：听见风声了吗？单位下半年要进行中层干部竞聘了。

我刚进公司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仅仅两年多前，我们还是互相提防的对手，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像两只好斗的小公鸡。而现在，我想着他以前与我 PK 的种种细节，它们都像羽毛一样轻飘起来，没了怨恨……

一 大家庭的酒宴

即使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即使是吃饭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经意间都能体现出拘谨者与进取者的差异。

许多个早晨，我都像个孩子一样，用一万个理由劝自己赶紧起来上班。

许多个早晨，我都在向那幢高耸入云的写字楼飞奔，我在那里已上了八年的班，但仍以极大的勇气，奔进自己的格子间里。

许多个早晨，我坐在格子间里，环顾四周那些已面对了八年，而如今依然面对，今后还将面对下去的人脸，想着自己的心情，琢磨他们的心眼。

上班。我最勇敢的，就是许多个早晨去上班。

今天早晨，我醒来又有些迟了。当我冲进集团公司大楼时，迟到了十五分钟。我在楼梯上跳跃，层层叠叠，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单位的人际关系。

在二楼拐弯口的阴影里，我看见林娜和她的男友“小款爷”搂在

一起，在作一天最初的缠绵告别。林娜每天由“小款爷”开着宝马车送来上班。她看见我瞥了他们一眼，就有点不好意思，嘴一嘟，对“小款爷”说：好了，好了，我得上班啦。

美女林娜，像一枝梅花，是这个单位里旁逸而出的奇葩。她现在的主旋律是谈情说爱——已经二十八岁了，得找个有钱的嫁了，所以她忙着自己的，并有自己的一套活法，游离于这个单位里的人事。

我不会去打林娜的主意，因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常悄悄注视她的动静，因为与别的脸相比，美女的脸总是赏心悦目一点，还因为她是旁逸的梅枝，这使她有了超然的气质，那种无所谓，有令我轻松的东西。

我和林娜一脚前一脚后进了办公室。我看见我们部门副主任汤丽娟和许多个早晨一样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于是，我像往常一样，气喘吁吁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越提醒自己别睡过头，就越会睡过头。

我听见她叹了一口气。她走到我的面前，把一叠纸递给我，说：你给虞总写一个发言稿，他将在本次经济论坛上做主题演讲。

我盯着那张纸开始琢磨虞总的语态。上个月同事丁宁把虞总的发言稿写得太官话套话，结果虞总在省建设厅发言时被别人PK了下来，他大为不满，说：我们显土了，今后得写出时尚感！

所以一整个上午，我都在琢磨着怎么让虞总的嘴里吐出“互联网思维”、“新知”等词……我就把它当作一件很酷的活吧。

当我在电脑上码字的时候，沉默寡言的李瑞正端坐在办公室的西北角。作为我们部门的两名副主任之一，他多数时候不太作声。而当

他厚道地笑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在悄悄走神。

他在副主任位置上已停滞了十六年，以致后面的不少人如今都已超了过去。就连和他同级别的汤丽娟，都处处想占他的上风。“淡然”是这楼里的人们送给李瑞的定语，但当他无声息地在办公室里走动时，我还是无法遏制好奇，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淡然是否也有底线。

到上午十点的时候，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像往常一样，沿着走廊走向我们的办公室。阳光将窗根长长的阴影落在他的脸上。他走进来了。我更快地打字，键盘发出“啪啪”的声音。那边丁宁叫着“老大”，飞快地递了一根烟过去；汤副主任捧起桌上的一张图表，笑道：钟主任啊，这个方案，你帮我们再出出主意……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严肃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像在视察他的人马。

他绕着这间屋子里我们的桌子走啊走。我眼角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他是我们这个部门的老大。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若干年后会敏感于别人的脸色，但经历了单位生活的这几年，我日益明白，在这间屋子里，钟主任今天给你的脸色，可能决定你一整天的心情，他与你的距离决定了别人对你的态度，而他对你的态度则决定了你在办公室里的轻重缓急。

而他，当然明白自己脸色和眼色的力量。于是，当人人都想获得青睐时，青睐就立马变成了稀缺资源。

今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汤丽娟领了一个大学生进来。她拍拍手，告诉大家，这位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叫陈芳菲。

办公室里的许多人都顾着忙自己手头的活。多数人压根儿没抬起

头来。记得八年前我刚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也遭遇过这些脑袋类似的漠然。那时候我尴尬无比，而如今我充满理解，因为，我如今面对新人也同样不爽——他们的到来，除了提醒你这里更拥挤了，就是提醒你已经不年轻了。

更何况，在闪念间，我和那些脑袋还都在琢磨：如今满大街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她能挤进这里来，不知是哪一路子的背景？

我听见汤丽娟在对新人陈芳菲说，这个部门责任重，而工作又比较细碎，所以得勤快。当然，这里气氛是蛮好的，像个大家庭。

她的手指朝坐着的我们画了一个大圆圈，告诉那女孩：我们这里北大、复旦的都有，所有的人都是从整理资料开始熟悉工作的，别看是细活……

显然，汤丽娟对陈芳菲不太有眼缘。我心里在安慰这稚嫩女生：你知道吗，她对谁都不太有眼缘？更何况你们是不同代的女人，不同代的女人据说是天敌。

接着，我听见汤丽娟在通知大家：钟主任说过了，晚上大家去江南渔村吃饭，给新同事陈芳菲接风。

下班后，我们都去了江南渔村。包厢是汤丽娟早已订好的，她告诉我们：老大等会儿自己过来，咱们先把菜点上吧。

她一挥手，向那边叫道：丁宁，丁宁，丁宁，你过来过来过来。

于是，丁宁就屁颠屁颠地过来。他俩凑在菜单前，琢磨起菜单来。

而我们这边，十七个人散落在两张桌上开始了等待。

以为钟主任马上就过来了，汤丽娟让服务员上菜。一道道菜上来了，他还没到，迟迟没到。我们对着菜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听到了

许多人肚子里开始叫唤的声音，但没人动筷。

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等待。让我们等待，这是钟老大的风格。只不过，今天的等待比往日更加漫长。

热菜在散发香气。

和许多单位一样，即使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即使是吃饭这样微不足道的细节，不经意间都能体现出拘谨者与进取者的区别。

给老大钟雷留座的那一张桌子，比较空疏，活跃着汤丽娟、丁宁、赵金、张富贵、赵宝林，他们在滔滔不绝；而挤在我们这桌的，人多一些，大都比较寡言。

拘谨者与进取者的差异，即使在酒桌上也一目了然，有些人觉得离领导越远就越自在，而有些人非挨着领导才会让自己兴奋起来。

当然，或许正因为人群中拘谨者占了多数，所以沦为群众的非主流人群在办公室里也就占了大多数。

我们的等待持续了两个钟头，快到八点了，主任钟雷才到。这个黑瘦脸膛的中年人，仪表英挺，他对我们摊了一下手，笑着说：我来迟了，刚才虞总拖着我去杀了两盘，我扳了一局回来。

丁宁一边给他倒上饮料，一边笑语：这幢楼里不知有多少人和他下棋还希望自己输呢。

钟雷主任呵呵笑道：小丁啊，该输的时候得输，但该赢的时候还得赢，否则别人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张富贵好像恍悟出了哲理，说，对啊，对啊，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哪。

汤丽娟指着一桌菜，说：该出手吃了，大家都饿了，吃吧。

我们已经饿过了头，立马生猛开吃起来。

我们这桌因为远离领导，所以开始了自娱自乐；而那边的一桌，我回过头去看见他们的表情好像都很 high。

即使在我眼角的余光中，也能感受到钟主任在这一堆人里所散发的威严——上来的每道菜只要他不伸筷子，那边一桌是没人先伸筷子的。

席间，他去了一趟洗手间，一盘鳝段上来转了几圈，没人动。汤丽娟说：老大肯定遇到熟人了。这样吧，我们给他夹出一些吧。她就一边往钟主任的碗里夹，一边对大伙说：吃吧，趁热，鳝段凉了就腥气了。

与汤姐的善解人意相映衬，钟雷主任的威严也体现了他的可爱，因为你发现他打心底里喜欢这样的聚会，因为这酷似大家庭的团圆。

坐在大家庭中间，他像老大一样面带仁慈的表情，看着大家吃好喝好，并对他有些敬畏，他由衷地满意。他享受这种交织着感恩和敬畏的感觉，他无法忍受你对他的不在乎，比如即使在饭桌上，他似乎也无法容忍别人偏离他而悄悄交谈。他总是兴致很高地说：你们在谈什么啊？随即迅速把话语拉回到自己能介入的中心。

现在，老大突然把目标对准了我们这桌。他指着我们这边说：你们那边怎么这么热闹？

他对李瑞副主任说：让他们过来敬酒了。

于是，我们这一桌人就轮番端着杯子过去。老大的脸色已经红了，他说：不要组合，要一个个来。

当美女林娜端着酒杯过去的时候，钟主任说：林娜的酒我是不能

喝的。

为什么啊，钟主任？

你那一杯里是什么呀？

林娜就有些撒娇：钟主任，我酒量可不行啊。

旁边人说：是掺了可乐，换掉换掉。

丁宁赶紧帮林娜把酒换上。

林娜眼睛笑得弯弯的，她说：这下真倒满了。

钟主任没去看她的酒杯，他的眼睛里闪着锋芒，他说：林娜现在和我们是越来越疏远了，她的酒我是不能喝的。

林娜就有点尴尬，她扶着钟主任的椅背弯下腰，她说：哪里哪里，我站了那么久了，腿都酸了，钟主任你就喝了吧。

谁都可以看出林娜美貌中藏着的机灵和镇定。这女孩因为美丽，所以一向善于支配别人，她总是在外面忙乎着什么，有自己的一套，对单位里的工作和对别人的眼风都不太经心，这注定与我们的“大家庭文化”犯冲。

汤丽娟赶紧帮着解围：林娜在谈男朋友呀，追她的人可能都有一个连了，她当然没时间和我们混啦。

钟主任说：噢，谈朋友啊，怎么也不向我们介绍介绍？搞得那么神秘。林娜就有些脸红，媚眼乱飞，她一个劲地说：哪里啊。站了一会，她突然把手指往酒杯里一蘸，沾了几点酒水，点在脸上，她娇滴滴地说：钟主任，你还不喝啊，我都哭了。

钟主任说：女人的眼泪我见多了，我从来不相信女人的眼泪。

林娜就有些无措，她扶着钟雷的椅背，摇晃了一下自己半屈着的腿，说：钟主任，我都快跪倒了。